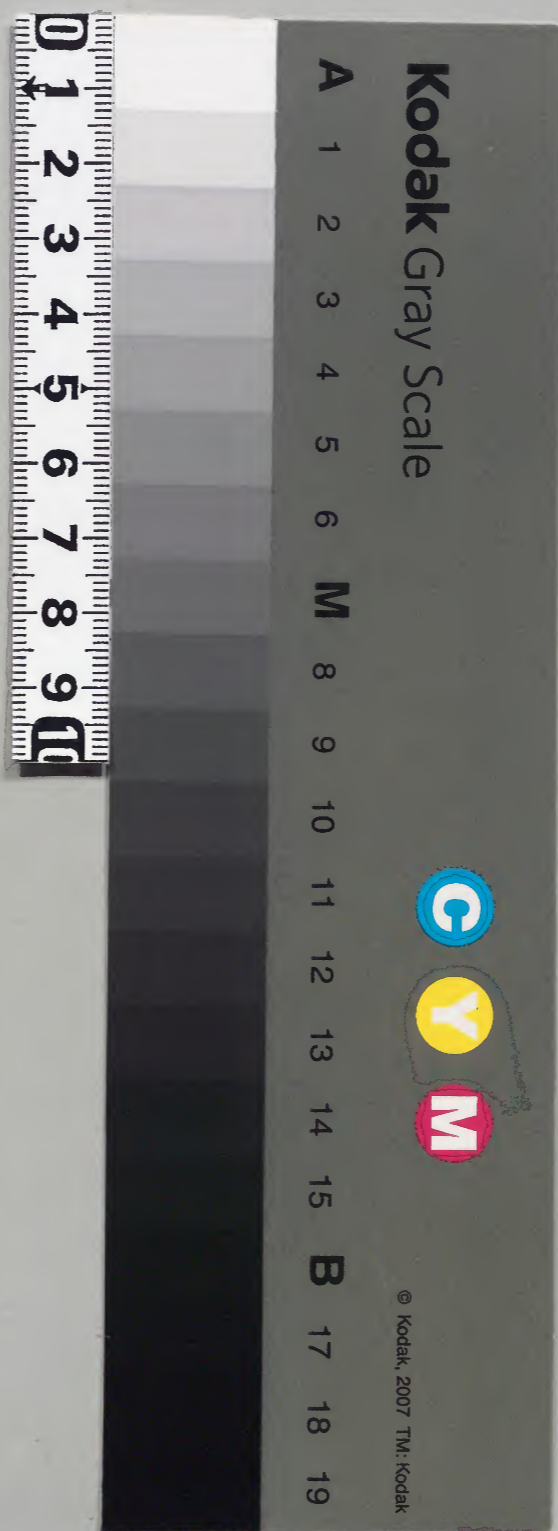


資治通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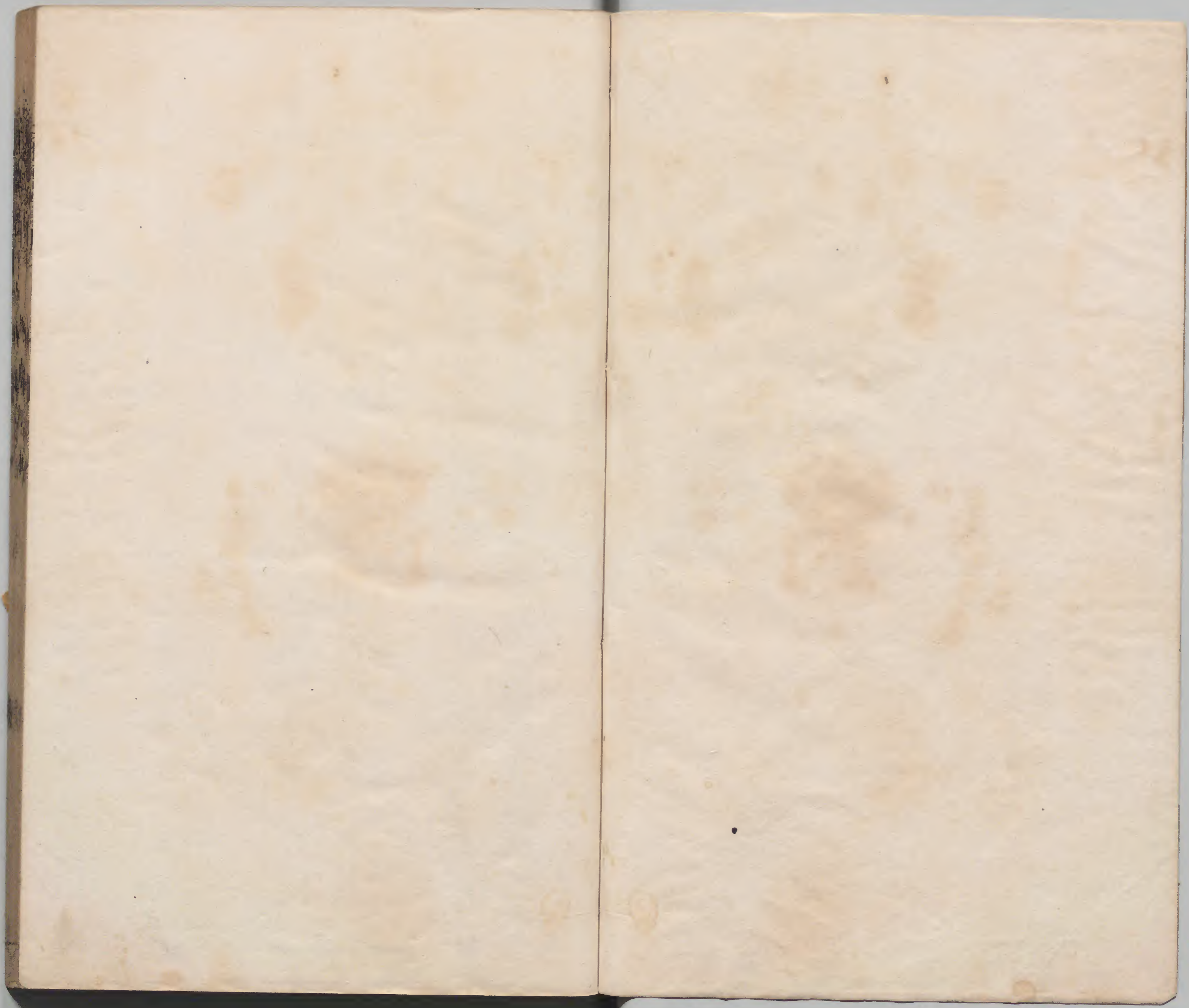
漢紀

自十三
至十四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8
冊數	180 (21)	
函號	別	7 1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資治通鑑卷第十三

淺草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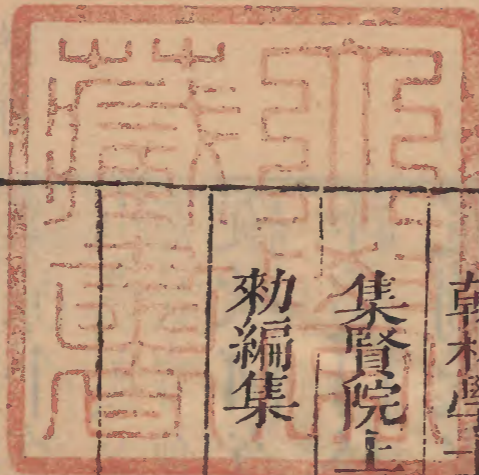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
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漢紀五 起闕逢攝提格盡昭陽大淵獻凡十年

高皇后 荀悅曰諱雉之字曰野雞索隱曰字娥古曰諱雉故臣下諱雉也姁許干翻

元年冬太后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陵曰高



大臣立朝
只除了要
做官三字
真毫髮依
違不得

帝刑白馬盟曰高祖刑白馬與羣臣盟曰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非劉氏而

王天下其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說讀問

左丞相平太尉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

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况翻太后喜罷朝朝直遙翻王陵

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喋血盟諸君不在邪喋所

小啜也索隱引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

縱欲阿意背約背蒲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陳平

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謂當朝廷臣不如君全社稷

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十一月甲子

太后以王陵為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病免歸乃

以左丞相平為右丞相此時尚右故陳平自以辟陽

侯審食其為左丞相不治事治直令監宮中如鄧中

令言食其不董丞相職事常監食其故得幸於太后

公卿皆因而決事太后怨趙堯為趙隱王謀乃抵堯

罪堯為趙王謀事見上卷高祖十年趙王如意謚隱

謚法隱拂不成曰隱不顯上黨守任敖嘗為沛獄吏有德於太后乃以

為御史大夫任敖沛人少為獄吏高祖常避吏吏繫

之太后又追尊其父臨泗侯呂公為宣王兄周呂令

武侯澤為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為漸臨泗侯班表以

曰應劭云周呂國也按周及呂皆國名濟陰有呂都

高祖何謂
除秦苛法

通鑑卷一三

漢紀三

二

令武春正月除三族罪妖言令秦為威虐罪之重者
以為妖言故皆除之夏四月魯元公主薨封公主子張偃為

魯王謚公主曰魯元太后辛卯封所名孝惠子山

為襄城侯班志襄城縣屬潁川郡朝為軹侯軹縣屬河內郡武為壺關

侯壺關縣屬上黨郡太后欲王呂氏乃先立所名孝惠子彊

為淮陽王不疑為恒山王惠帝元年淮陽王友徙王趙今以封彊恒山郡本屬

趙國今割以封使大謁者張釋風大臣風讀曰諷及

不疑恒戶登翻表漢書匈奴傳皆作澤史記呂后本紀八年中大謁者張釋漢書紀作釋卿恩澤侯表及周勃傳皆云張

釋顏師古註曰荆燕吳傳云張釋今從史記呂后本紀漢書恩澤侯大臣乃請立悼武

王長子酈侯台為呂王蘇林曰台音胎胎之台索隱曰鄭鄉並音怡考異曰漢

書外戚侯表及高五王傳皆作酈侯今從史記本紀功臣侯表割齊之濟南郡為呂

國禮翻五月丙申趙王宮叢臺災劉昭志趙國邯鄲縣有叢臺

秋桃李華

二年冬十一月呂肅王台薨考異曰史記本紀高

為恒山王呂台為呂王二年恒山王薨十一月呂王

台薨年表二人皆以元年薨漢書本紀元年立不疑

呂台產祿通為王二年不疑薨年表元年不疑及呂

台為王二年皆薨蓋史記年表薨字應在二年誤書

於元年耳其實二人皆以二年薨漢書本紀云產祿通為王亦誤也春正月乙卯地

震羌道武都道山崩羌道班志縣屬隴西郡武帝時

置武都郡夏五月丙申封楚元王子郢客為上邳侯齊

悼惠王子章為朱虛侯班志東海下邳縣應劭曰邳

在薛其後徙此故曰下邳臣

劉章

通鑑卷一三

漢紀三

三

社稷有靈
反得用呂
力

漢書王于侯表
六月丙戌晦日有食之
秋七月恒山哀王不疑薨

恒山哀王不疑薨
恒山哀王不疑薨
恒山哀王不疑薨

三年夏江水漢水溢流四千餘家
三年夏江水漢水溢流四千餘家

為恒山王更名義
為恒山王更名義

謂之夏水入江又漢中郡有沔水
漢又於武都註曰東漢水受氏道水
漢又於武都註曰東漢水受氏道水

通鑑卷十三
漢紀五
高皇后

流八百餘家

應劭曰汝水出弘農縣入淮水經汝水出南陽魯陽縣之大孟山東南逕潁川

之邾定陵郟又東南過汝南之上蔡平輿南入於淮

四年春二月癸未立所名孝惠子太為昌平侯

班志昌平

縣屬上谷郡

夏四月丙申太后封女弟類為臨光侯

類音

須少帝浸長自知非皇后子

惠帝張皇后魯元公主之女太后以其無子使

陽為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而殺其母少帝及義朝彊不疑皆是也長知兩翻

乃出言曰

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即為變太后聞之幽之

永巷中言帝病左右莫得見太后語羣臣曰語牛今

皇帝病久不已失惑昏亂不能繼嗣治天下治直其

代之羣臣皆頓首言皇太后為天下齊民計所以安

宗廟社稷甚深羣臣頓首奉詔遂廢帝幽殺之五月

丙辰立恒山王義為帝更名曰弘更工衡翻不稱元年以

太后制天下事故也以軹侯朝為恒山王恒戶登翻是歲

以平陽侯曹窋為御史大夫窋張律翻有司請禁南越關

市鐵器漢於邊關與蠻夷通市謂之關市南越王佗曰高帝立我通

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

王計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為功也使疏吏翻

別彼列翻并王于况翻

五年春佗自稱南越武帝韋昭曰生以武為號不稽

曰吾武甚自號曰武王佗言武帝亦猶是其河謂其不稽古乎貢父曰顏雖引成湯之言然未知湯自號

通鑑卷十三

漢紀五 高皇后

五

父子寵獻看來趣舍人治裝曰吾將入相真鄙人語

廢帝

武王乎聖人者人與之名耳詩謂湯為武王亦發兵

攻長沙敗數縣而去敗補秋八月淮陽懷王彊薨

以壺關侯武為淮陽王九月發河東上黨騎屯北

地初令戍卒歲更秦虐用其民南戍五嶺北築長

至此始令一歲而更更工衡翻

六年冬十月太后以呂王嘉居處驕恣廢之嘉台之子也

十一月立肅王弟產為呂王台謚曰肅春

星晝見見賢通翻夏四月丁酉赦天下封朱虛侯章

弟興居為東牟侯班志中牟縣屬東萊郡賢曰東牟故城在今萊州文登縣西北亦

入宿衛匈奴寇狄道攻阿陽班志狄道縣屬隴西郡阿陽縣屬天水郡

行五分錢應劭曰所宜平侯張敖卒呂后本紀敖卒

在明年六月按史記功臣表高后六年敖卒漢書功臣表敖以高祖九年封十七年薨蓋本紀之誤賜

謚曰魯元王張敖本嗣父耳爵為趙王貫高之謀發之世齊悼惠王獻城陽郡以奉魯元公主及惠帝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畧二千餘人春正月

太后召趙幽王友惠帝元年友自淮陽徙王趙友以諸呂女為后

弗愛愛他姬諸呂女怒去讒之於太后曰王言呂氏

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以故召趙王趙

王至置邸不得見言置之趙邸也師古曰郡國朝宿

所歸至也令衛圍守之弗與食其羣臣或竊饋輒捕

邸禮翻

論之捕其饋者丁丑趙王儀死以民禮葬之長安民

豕次 巳丑日食晝晦太后惡之謂左右曰此為我

也惡鳥路翻為十二月徙梁王恢為趙王呂王產

為梁王梁王不之國為帝太傅 秋七月丁巳立平

昌侯太為濟川王四年封太為昌平侯班表亦作昌

濟北之地蓋割齊封之時太呂嬪女為將軍營陵

侯劉澤妻班志營陵縣屬北海郡或曰營丘應劭曰

卽臨淄營陵春秋謂之綠陵師古曰臨菑營陵皆故

澤者高祖從祖昆弟也從才用翻齊人田生為之說

大謁者張卿曰張卿卽前大謁者諸呂之王也諸大

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最長今卿言太后王之

長知兩翻呂氏王益固矣張卿入言太后太后然之

乃割齊之琅邪郡封澤為琅邪王秦滅齊以瀕海之

之考異曰史記世家漢書列傳皆云田生先說張

卿令風大臣立呂產為呂王然後說今王澤按太后

自以呂王嘉駟恣廢之以產代為呂王非始封於趙

王恢之徙趙心懷不樂樂音洛太后以呂產女為王后

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從才用翻趙王不得自

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醜殺之六月王不勝悲憤

自殺勝音升太后聞之以為王用婦人棄宗廟禮諸侯

國所以奉宗廟也今恢以愛姬之廢其嗣是時諸呂

可作古書

燕王澤

故至於自殺故以棄宗廟禮罪之 廢其嗣是時諸呂

漢庭大文
章

依字可憐

平為上智
也為已以
波及國家
所謂賢有
餘也

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
嘗入侍太后燕飲太后令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

種也將即亮翻種章勇翻下其種同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曰可酒

酬章請為耕田歌太后許之章曰深耕概種立苗欲

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師古曰概種也概種言多生為藩輔也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

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

人臣謹行法斬之師古曰亡酒避酒而逃亡也太后左右皆大驚

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

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為益彊為下偽翻陳

平患諸呂力不能制恐禍及已嘗燕居深念師古曰以國家

不安故靜居獨慮其方策陸賈往直入坐而陳丞相不見師古曰

門人將命而徑自入座平方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

深思不覺其至坐臥臥翻

平曰生揣我何念揣初委翻度也陸生曰足下極富貴無欲

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

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

則士豫附師古曰豫素也余謂豫順也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為社

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嘗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

戲易吾言謂告語也言絳侯素與之戲狎輕易其言也周勃封絳侯出志絳縣屬河東郡晉之

舊鄙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因為陳平畫呂氏數事

漢紀五 高皇后 八

陳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師古曰厚

為其具而與太尉樂飲樂音洛太尉報亦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

益衰陳平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

生為飲食費遺千季翻太后使使告代王高祖七年立子恒為代王欲

徙王趙上于先翻代王謝之願守代邊太后乃立兄子呂

祿為趙王追尊祿父建成康侯釋之為趙昭王九

月燕靈王建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殺之國除高祖初封

盧縮於燕縮人匈奴乃立建為燕王美人子美人所生之子也遣隆慮侯周竈將兵

擊南越班志隆慮縣屬河內郡至後漢避殤帝諱改曰林慮慮音閭

八年冬十月辛丑立呂肅王子東平侯通為燕王東平

地名在濟東宣帝甘露二年為東平國封通弟莊為東平侯 三月太

后稜還過軹道師古曰稜者除惡之數勿翻見物如蒼犬攖

太后掖師古曰掖謂拘持之也攖與掖同忽不復見卜之云

趙王如意為祟祟雖遂翻神也太后遂病掖傷太后為

外孫魯王偃年少孤弱張敖子夏四月丁酉封張

敖前姬兩子侈為新都侯班志新都縣屬南陽郡壽為樂昌侯

徐廣曰樂昌今細陽之池汝南郡又東郡有樂昌縣壽為樂昌侯

者表新都作信都壽作受今從本紀以輔壽王又封中大謁者張釋為

建陵侯如淳曰灌嬰為中謁者後常以閩人為之諸官加中者多闕人也班志建陵縣屬東海郡

以其勸王諸呂賞之也 江漢水溢流萬餘家 秋

七月太后病甚乃令趙王祿為上將軍居北軍呂王

產居南軍

班表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外又有中尉

後漢始置北軍中候掌監五營劉昭註曰舊有中壘

校尉領北軍營壘之事中興省中壘但置中候以監

五營又據班表中壘以下八校尉皆武帝置意者武

帝以前北軍屬中尉故領中壘令丞等官南軍蓋衛

尉所統班表衛尉掌宮門衛屯兵周勃之入北軍也

尚有南軍乃先使曹窋告衛尉毋入呂產殿門然後

使朱虛侯逐產殺之未央宮郎中太后誠產祿曰呂

氏之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

兵衛宮慎毋送喪為人所制辛巳太后崩遺詔大赦

天下以呂王產為相國以呂祿女為帝后高后已葬

以左丞相審食其為帝太傅

考異曰史記將相表八年七月辛巳食其為

太傅九月丙戌復為丞相後九月免漢書公卿表七

年七月辛巳食其為太傅八年九月復為丞相後九

月免以長曆推之八年七月無辛巳九月無丙戌閏

月羣臣代邸上議無食其名二表皆誤今從史記本

紀免相在此月本紀又云八月諸呂欲為亂畏大

壬戌食其復為左丞相亦誤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

以呂祿女為婦故知其謀乃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

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為內應以誅諸呂立齊王

為帝齊王乃與其舅駙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

謀發兵齊相召平弗聽

駙鉞 初平 魏勃

通鑑卷之三

漢紀九

九

民如郡太守中尉如郡都尉康曰廣陵人召平與東陵侯召平及此召平之子奴以平死事封黎侯見功臣表召平之子奴以平死氏之後祝周武王封召平之子奴以平死

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聞之乃發卒衛王宮魏

勃給邵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應劭曰銅

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

帝紀三年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為銅虎符既初字

則前乎文帝之時當未有銅虎符也召平魏勃事在

初與郡守為銅虎符去國相二字溫公則但書勃

語於此而文紀不復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為君將

兵衛王偽為召平信之勃既將兵遂圍相府召平自

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為相魏勃為將軍祝午為內史

悉發國中兵使祝午東詐琅邪王曰琅邪王劉濞也

封呂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年少不

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言澤

帝時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臨菑即古營琅

邪王信之西馳見齊王齊王因留琅邪王而使祝牛

盡發琅邪國兵并將之考異曰史記澤世家漢書

誤今從史記呂后本紀齊王琅邪王說齊王曰大王

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適讀曰嫡齊王襄悼惠王之

子高帝之長孫也長知雨翻同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為長年

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為也不如使我入

計

論

關計事齊王以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
 行齊遂舉兵西攻濟南齊南本屬齊元年割以封呂合台卒產嗣封遺諸
 侯王書遺于季翻陳諸呂之罪欲舉兵誅之相國呂產等
 聞之乃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班志潁陰縣屬潁川郡灌嬰
 至滎陽謀曰諸呂擁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
 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乃雷屯滎陽使使論齊
 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乃
 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內憚絳侯朱虛等
 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
 發猶豫未決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

急

郵寄

及魯王張偃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
 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也列侯羣臣莫自堅
 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班志曲周縣屬廣平國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乃與丞相陳平謀使
 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給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
 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楚王交高祖弟代王恒淮南王長高祖子吳王濞高祖姪王祿劉氏疏屬齊王襄高祖孫常山王琅邪王澤劉氏疏屬齊王襄高祖孫常山王呂氏所
 立三王梁王呂產趙王呂卬燕王呂卬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
 侯皆以為安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
 之國守藩乃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足

通鑑卷之... 高皇后

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屬之欲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而王于呂祿信然其計欲

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為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信酈寄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頹頹大怒曰頹呂后之妹樊噲之妻若為

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守也九月庚申旦考異曰史記本紀八月庚申旦上有八月丙午漢書高后紀亦云八月庚申平陽侯窋行御

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御史大夫非其人故權輕不可以集事

產曰王不早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數所具以灌

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師古曰齊楚俱在山東連兵西鄉欲誅諸呂亦猶六國為從以敵秦且趣產急入宮趣讀平陽

侯頗聞其語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通尚符節乃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班志

關屬遼東郡張晏曰紀通紀信子也尚主也今符節令也晉灼曰紀信焚死不見其後功臣表云通紀成之子以成死事故封侯賈父曰漢祖以善用人得天下豈忘紀信之功哉疑成者即信之一名也通尚符節故使持節矯以帝命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

先說呂祿曰復扶又翻班志典客秦官掌諸侯歸義

高皇后

劉揭

紀信有子

紀通

初元年更名大鴻臚揭音竭

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

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為酈况不欺已遂解

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至軍呂祿已去太尉

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師古曰袒

者脫衣袖而肉袒也左右袒者偏脫其一耳袒徒旱

右袒軍中皆左袒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

乃召朱虛侯章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監古

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衛尉掌宮門衛

為御史大夫蓋將丞相之命以告衛尉使毋納產也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

乃入未央宮欲為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

心

侯恐弗勝馳語太尉語牛倨翻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

公言誅之乃謂朱虛侯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

太尉予卒千餘人予讀日與入未央宮門見產廷中日舖

時甲時食為舖舖奔謨翻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

亂莫敢鬪逐產殺之郎中府吏廁中如淳曰郎中令

府在宮中從才用翻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

勞力到翻朱虛侯欲奪其節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

因節信馳走師古曰因謁者所持之節用為信也章

與謁者同車故為門者所信得入長樂宮斬長樂衛尉呂更始更工衡翻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

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

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分扶辛

西捕斬呂祿而笞殺呂頊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

王張偃戊辰徙濟川王王梁呂產既誅故徙太王梁遣朱虛侯

章以誅諸呂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

本教齊王舉兵使使召魏勃至責問之勃曰失火之

家豈暇先言丈人而後救火乎因退立股戰而栗師

曰言以社稷將危故舉兵而正之不服待有詔命也股脚也戰者懼之甚也栗與慄同恐不能

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

人耳何能為乎乃罷魏勃灌嬰兵亦罷滎陽歸

班固贊曰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為賣友言寄與祿友善詭說

之出游因奪其兵而誅之是寄賣友也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

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誼

存君親可也師古曰周勃劫其父令其子行說子謂劫者劫質也蓋劫寄父商為質諭

以不行說祿將殺之也蓋當時皆以寄為賣友故固發明父子朋友各有其倫為人臣子者當知所

緩急先後也

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恒山王皆非真

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令

孝惠子之立以為後及諸王以彊呂氏今皆已夷滅

諸呂而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長知兩翻下同不如視

諸王最賢者立之或言齊王高帝長孫可立也大臣

皆曰呂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幾居今齊衣翻

王舅駟鈞虎而冠言駟鈞惡戾如虎面著冠即立齊王復為呂氏

矣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

謹良言高帝見在諸子惟代王為最長也見賢通翻代王高帝姬薄氏所生薄姓戰國已有之風俗

通衛有賢人薄疑且立長固順況以仁孝聞天下乎乃相與

共陰使人召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曰漢

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

此也師古曰言常有異志也屬意猶言注意也屬音之欲翻特畏高帝呂太后

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噍血京師索隱曰漢書作噍音

皆言喋血無盟軟事廣雅曰喋履也子據類篇噍字

字則有履之義公羊傳曰京大也師此以迎大王為

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疾母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

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

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

氏也卒子恤翻下同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

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師古曰言地形如犬之牙交而相入也石大而下平

磐據地面不可得而移動故以為喻也王干况翻天下服其疆二矣漢興除

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

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

一節入北軍一呼呼火故翻士皆左袒為劉氏叛諸呂卒

宋昌

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為于偽翻其黨寧能專一耶？方今內有朱虛

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陽琅邪齊代之彊。淮陽史記作淮南當

從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長知賢

聖仁孝聞於天下。問音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

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豫未定，卜

之兆得大橫。應劭曰：龜曰兆，筮曰卦。卜者以荆灼龜，文正橫也。占曰：大橫庚

庚余為天王，夏啟以光。服虔曰：庚庚橫貌。李奇曰：庚

晏曰：先是五帝官天下，老則嬪賢，至夏啟始傳嗣，能

光先君之業，文帝亦襲父迹，言似啟也。師古曰：繇，能

救翻。本作籀籀書也。謂讀卜詞，孔穎達曰：兆者龜之聲，坼繇者卜之文詞。代王曰：寡人固

已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於

是代王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為昭言

所以迎立王意。偽為于薄昭還報曰：信矣，毋可疑者。與

無通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參乘。古師

曰：戎事則稱車右，其餘則曰參乘，參者三也。蓋取三人為義，乘繩證翻。張武等六人乘

傳從詣長安至高陵，休止。傳株戀翻。班志：高陵縣屬

在雍州高陵縣西。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

渭橋。蘇林曰：渭橋在長安北三里，索隱曰：咸陽宮在

渭北，興樂宮在渭南，秦昭王通兩宮之間，作渭橋長三百八十步，關中記云：石柱，丞相以下皆迎昌

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答拜。

太尉勃進曰願請問

包慎曰問音問言欲向空閑處師古曰問容也猶今言中間也

請容暇之頃當有所陳不欲於衆中顯論也他皆類此

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

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上時代王

謝曰至代邸而議之後九月巳酉晦代王至長安舍

代邸羣臣從至邸丞相陳平等皆再拜言曰子弘等

皆非孝惠子不當奉宗廟大王高帝長子宜為嗣長

兩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

如淳曰讓羣臣也或曰賓上位東西而君臣位南北而故西鄉坐三讓不受羣臣猶稱安乃更南鄉坐示

變即君位之漸也余謂如說以代王南鄉坐為即君位之漸恐非代王所以再讓之意蓋王入代邸而漢

廷羣臣繼至王以賓主禮接之故西鄉羣臣勸進上凡三讓羣臣遂扶王正南面之位王又讓者再則南

鄉非王之得已也羣臣扶之使南鄉耳遠以為南鄉坐可乎鄉讀曰嚮遂即天子位羣

臣以禮次侍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臣無功請得除

宮除宮清宮也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室令先按行清淨殿中以備非常余謂此時羣臣

雖奉帝即位而少帝猶居禁中蓋有所屏除也乃與太僕汝陰侯滕公入宮

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子不當立乃顧麾左右執

戟者招兵罷去招芳遇翻類有數人不肯去兵宦者

令張釋論告亦去兵班表宦者令屬少府張釋即大

兼是官去滕公乃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康曰天子以

以宮室為常處當乘輿以行天下故託乘輿言余謂

康說乘輿本不與古義相悖但此所謂乘輿車不當以此解之漢乘輿之制輪朱班重牙貳轂兩轄金薄

雀立衡被文畫斬羽蓋華蚤建大旗十二旂畫日月
 升龍駕六馬象鑣鏤錫金鏤方鉞插翟尾朱兼繁纓
 赤鬪易茸金就十有二左肅以犛牛尾為之在左駢
 馬軛上大如斗此即法駕文帝已立少帝安得乘此
 出宮乎沈約禮志云魏晉御小出多乘輿車輿車今
 之小輿滕公職為太僕與東牟侯除宮亦無緣召乘
 輿金根以載少帝意者此輿車蓋天子常所乘輿車
 即魏晉間小輿也

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舍少府乃奉天子法駕迎代

王於邸

漢官儀天子鹵簿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公卿奉引大將軍驂乘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惟京兆尹執金吾長安令奉引侍中驂乘屬車三十六乘蔡邕曰法駕乘金根車駕六馬有五時副車駕四馬侍中驂乘屬車三十六乘沈約禮志漢制乘輿金根車輪皆朱班重轂兩轄飛軫轂外復有轂施轄其外復設轄銅貫其中飛軫以赤油為之廣八寸長注地繫軸頭謂之飛軫金金薄繆龍為輿倚較較在箱上楨文畫藩藩箱也文虎伏軾鸞雀立衡楯文畫轅翠羽蓋黃裏所謂黃屋也金華施

棟未建太常十二旂畫日月升龍駕六黑馬旂十二鸞金為義髦插以翟尾又加左纛所謂左纛輿也路如周玉路之制應劭漢官鹵簿圖乘輿大駕則御鳳凰車以金根為副又五色安車五色文車各五乘建龍旗駕四車施八鸞餘如金根之制猶周金路也車各如方色所謂五時副車白馬者朱其鬣安車者坐乘又有建華蓋九重甘泉鹵簿者道車五乘旂車九乘在乘輿車前又有象車寂在前試橋道宋明帝時建安王休仁議曰秦改周輅制為金根通報曰宮謹以金薄周匝四面漢魏二晉因循莫改

除代王即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郎

者皆執戟以宿衛宮殿前所書少帝左右執戟者亦中郎郎中謁者之官也端門未央宮前殿之正南門也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而入代王乃謂太尉太尉往諭謁者十人皆培兵而去代王遂入夜拜宋昌

為衛將軍

班表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宮秦因之漢不常置蔡質漢儀漢興置大將軍驃騎將

職漢宿衛盡也

兼南北軍
鑿前太尉
之倉皇

軍位次次丞相車騎將軍衛將軍左右前後將軍皆金
紫位次上卿余據大將軍始於灌嬰。驃騎車騎左右
前後將軍。景武之後方有。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為郎
其官衛將軍則始置于此。
中令行殿中行謂案行也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恒
山王及少帝於邸分扶文帝還坐前殿夜下詔書赦
天下

太宗孝文皇帝上

荀悅曰諱恒之字曰常高祖
中子也母曰薄姬禮祖有功
而宗有德漢之子孫以為功莫盛於高帝故
為帝者太祖之廟德莫盛於文帝故為帝者
太宗之廟自唐以來諸帝廟號莫不稱
宗而此義泯矣。謚法經緯天地曰文

元年冬十月庚戌徙琅邪王澤為燕王封趙幽王子
遂為趙王澤以呂后七年自營陵侯封琅邪王齊王
起兵誅諸呂澤失國西至京師與大臣共

立帝以功徙封燕王趙王友幽死於呂后七年徙梁
王恢王趙恢尋以逼死以其國封呂祿祿誅乃復封
友長子遂陳平謝病上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
為趙王

始終得賈
一言力

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十
一月辛巳上徙平為左丞相太尉勃為右丞相大將

軍灌嬰為太尉諸呂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呂后
封呂

台為呂王得梁地奪
齊楚之地以傅益之論誅諸呂功右丞相勃以下

益戶賜金各有差絳侯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

常目送之上禮勃恭甚其罷朝也常目送之待其
既出然後肆體自如朝直遙翻下同郎

中安陵袁盎諫曰安陵屬右扶風惠帝所起陵邑按
姓譜轅袁爰三姓皆出陳轅濤塗

之後按史記作爰盎漢
書作袁盎則袁爰通也諸呂悖逆大臣相與共誅之

漢紀五 文帝 二十

大益

停蒲是時丞相為太尉。本兵柄。適會其成功。今丞相

劾丞相

如有驕主色。如似也。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弗

取也。為于偽。翻下同。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十二月詔曰

法者治之正也。治直。吏翻。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

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帑。朕甚不取。其除收帑諸相

坐律令。應劭曰。帑。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坐其室家。今除此律。帑音奴。春正月有

司。請蚤建太子。上曰。朕既不德。縱不能博求天下賢

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

德也。其安之。師古曰。重謂增益也。安猶徐也。言不妄。汝汝耳。重直用翻。他皆類此。有司

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

得體

王季父也。吳王兄也。淮南王弟也。豈不豫哉。今不選

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

非所以優天下也。有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

皆千餘歲。用此道也。師古曰。所以能爾者。以承嗣相傳故也。治直。吏翻。立嗣

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平天下。為太祖。子孫繼嗣。世

世不絕。今釋安建。釋舍也。安建謂嗣也。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

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空。師古曰。不當更議。子啟最長。啟景帝名。

長知兩翻。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乃許之。三月立

太子母竇氏為皇后。春秋之法。母以子貴。風俗通。夏

帝相遭有窮氏之難。其妃方娠。逃出。自竇而生。少康其後氏焉。皇后清河觀津人。班志。觀津縣屬信都國。清河郡無觀

景帝

津蓋信都清河本皆趙也景帝二年為廣川國四年為信都郡而清河郡則高帝置此在未分置之前故繫之清河杜佑曰漢觀津縣在德州蓆縣東北有弟廣國字少君幼為人所

略賣傳十餘家傳直翻聞竇后立乃上書自陳召見驗

問得實乃厚賜田宅金錢與兄長君家於長安絳侯

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縣讀曰懸兩人

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

於是乃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為于偽翻竇長君少

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觀絳灌所以處二竇後世

大臣以文義自持者其智識及此乎詔振貸鰥寡孤獨窮困之人古師

曰振起也為給貸之令其存立也諸振救振贍其義皆同今流俗作字從具者非也自別有訓貸吐戴翻

又令八十已上月賜米肉酒九十已上加賜帛絮賜

物當稟鬻米者稟給也鬻讀曰長吏閱視丞若尉致

師古曰長吏縣之令長也若者豫及之辭致者送至也或丞或尉自致之也班表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

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

為長吏長知兩翻不滿九十嗇夫令史致漢制十里一亭十

職聽訟收賦稅風俗通曰嗇者省也夫賦也言消息百姓均其賦役又漢制縣長吏百石以下有所謂斗

食佐史漢官云斗食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

之蘇林曰取其都吏有德也如淳曰律說都吏今督

是其循行有不如詔意者二千石楚元王交薨

察視責罰之行下孟翻稱尺證翻

夏四月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潰出時

遣吏循行

質長君少

道金卷之三 漢紀五 文帝

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

劉昭志乘輿大駕法駕前驅有九旂雲罕

鳳凰闕戟皮軒鸞旗皆大夫載鸞旗者編羽毛列繫幢旁氏或謂之雞翹非也胡廣曰鸞旗以銅作鸞鳥

車衡上與本志不同晉志曰屬車在後漢制大駕屬

備千乘萬騎劉昭曰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六國兼其車服古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半之沈約曰

屬車皆卑蓋黃裏師古曰屬之欲翻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

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

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帝既施惠天下

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脩代來功封宋昌為壯武侯

班志壯武屬膠東國括地志壯武故城在萊州即墨縣西六十里古萊夷之國帝益明習

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

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

愧汗出沾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

謂誰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廷尉掌刑辟故問錢

穀責治粟內史班表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故錢穀

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陛

下不知其駑下師古曰駑凡馬之稱非駑者也故以自喻駑音奴使待罪宰

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安

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

職焉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慚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

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

獨相

即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欲疆對邪疆其於是絳侯自

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頃之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

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說式芮翻

久之即禍及身矣勃亦自危乃謝病請歸相印上許

之秋八月辛未右丞相勃免左丞相平專為丞相

初隆慮侯竈擊南越事見高會暑濕士卒大疫兵不

能踰領師古曰踰與踰同歲餘高后崩即罷兵趙佗因此以

兵威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遺千季翻下同

古西甌所居也漢屬鬱林郡界駱越也唐貴州鬱平

縣古西甌駱越所居漢為鬱林廣鬱縣地又潘州亦

西甌駱越地漢合浦郡地也又高州茂名縣及鬱林

軍亦古西甌之地宋白曰秦象林郡皆西甌地師古

曰西甌者駱越也言西者以別東甌也廣州記曰

交趾有駱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為駱侯諸縣

自名為駱將銅印青綬即今之令後蜀王子將兵討

駱侯自稱為安陽王治封溪縣南越王尉佗攻破安

陽王令二使典主交趾東西萬餘里乘黃屋左纛稱

制與中國侔帝乃為佗親家在真定者置守邑偽于

歲時奉祀召其昆弟尊官厚賜寵之復使陸賈使南

越復扶賜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師古曰言

又翻棄外奉北藩於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

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

疾諸呂為變賴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

釋之故孟康曰辭讓帝位不見置也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

通鑑卷一百一

漢紀五

文帝

三

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定人

親昆弟皆在真定故來求之呂后七年佗反攻朕以

王書罷將軍博陽侯博陽齊地高祖功臣表有博陽侯陳濞蓋於此時為將軍也索

冢隱曰博陽縣在汝南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

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師古曰言越

南郡皆厭苦之而漢兵亦當拒戰其於越亦非利也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

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

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

長沙土也介隔也朕不得擅變焉今得王之地不足以

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蘇林曰山領

長沙南界予謂服領者自五嶺以南荒服之外因以稱之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

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亡與無同是

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惡師古曰彼

此共棄故曰分終今以來通使如故師古曰從今通使至於終久故曰終今以來也

賈至南越南越王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為藩臣

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

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纛去

呂因為書稱蠻夷大長老大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

帝陛下長知兩曰老夫故越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

翻下

璽以為南越王。孝惠皇帝即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
夫者厚甚。高后用事，別異蠻夷。別彼出令曰：毋與蠻

夷越金鐵田器馬牛羊。以越為蠻夷，故曰蠻夷越。即予予牡，毋予

牝。予讀曰與，牡雄也，牝雌也。牝也，恐其蕃息，故不予牝。老夫處僻，馬牛羊齒已長。

師古曰：齒已長，謂老也。處，冒呂翻。下同。自以祭祀不脩，有死罪，使內史

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

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師古曰：風，謂風聲。

傳聞也。誅論者，以罪論死也。壞音怪。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言

漢所貶削不外亡以自高異。亡讀曰無。故更號為帝，自帝

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更上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

南越之籍，使使不通。去羌呂翻。使使上。老夫竊疑長

沙王讒臣，故發兵以伐其邊。老夫處越四十九年，于

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

靡曼之色。張揖曰：靡，細也。曼，澤也。耳不聽鐘鼓之音者，以不得

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

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矣。齊哀王襄薨。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上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守式又翻。治直吏翻。召

以為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班志：洛陽縣，河南郡。帝召以

為博士。班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負多

帝黃龍元年增負是時賈生年二十餘，帝愛其辭博

十二人屬奉常

公 賈誼

通鑑卷十三

漢紀五

文帝

三

言其贍於文一歲中趨遷至太中大夫班表太中大夫掌論議無比千石屬郎中令賈生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

禮樂以立漢制更秦法正朔謂夏建寅為人正商建

之建亥非三統也而漢因之此當改也周以火德王

色尚赤漢繼周者也以土繼火色宜尚黃此當易也

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周官則備矣六卿各率其屬凡

三百六十秦立百官之職名漢因循而不革此當定

也高祖之時叔孫通采秦儀以制朝廷之禮因秦樂

人以作宗廟之樂此當興也諡之說雖未為盡醇而

其志則帝謙讓未遑也可尚矣

二年冬十月曲逆獻侯陳平薨詔列侯各之國為

更及詔所止者遣太子李奇曰為吏謂為卿大夫者

謂當時如周十一月乙亥周勃復為丞相癸卯

晦日有食之詔羣臣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

及旬以啟告朕旬音巧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

者賢良方正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

費以便民省所景翫減也罷衛將軍按班紀詔曰朕

憫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

屯戍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通鑑傳寫逸一軍

耳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班表太僕掌輿

馬也遺留也財與繆同少也傳置馬見馬見在之

雷財足充事而已雷者置傳驛之所因名置也傳張

變頽陰侯騎賈山頽陰侯灌嬰也騎者上書言治亂

之道曰臣聞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折而萬鈞之

通鑑卷十三

漢紀五

文帝

三

賈山

求言

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

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况於縱欲恣暴惡聞

其過乎惡鳥路翻震之以威壓之以重雖有堯舜之智孟

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賁音奔如此則人主不得聞

其過社稷危矣昔者周蓋千八百國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

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滿為附庸九州州方千里

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九十三國凡九州

千七百七十三國曰以九州之民周改高貢徐梁

八百國者舉成數也以九州之民二州合之於青

州荆州豫州青州兖州雍州幽州冀州并州養千八

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頌者美盛德之形容

也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

財盡不能勝其求罷讀曰疲勝音升一君之身耳所自養者

馳騁弋獵之娛弋羊職翻繳射也天下弗能供也秦皇帝計

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度徒洛翻然身死纔數月耳

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

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

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古無字通退誹謗之人

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道讀曰導言為諛諛導迎主意納之

於邪也媮與倫同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謀其功則賢於湯武

天下已潰師古曰潰水旁決也言天下已壞如水之潰也而莫之告也今陛

下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訢讀曰欣

將與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

承休德師古曰厲精而為潔白也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

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班表左右曹諸吏散騎常侍中常侍皆加官與之

馳驅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

於事也解讀曰懈弛式氏氏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

下節用愛民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說讀曰悅臣聞山

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癯疾癯音隆病也老也疲病也扶杖而往

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少詩今功業

方就名聞方昭間音問後以義推四方鄉風鄉讀曰嚮而從豪俊

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射獵擊兔伐狐以傷大

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古者大臣不得與宴游古

曰安息曰宴與讀曰豫使皆務其方面高其節師古曰方道也一方謂廉隅也

則羣臣莫敢不正身脩行行下孟翻盡心以稱大禮夫士

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稱尺證翻臣竊愍之

陛下與眾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游不失樂

朝不失禮樂音洛朝直執事之大者也師古曰軌謂法度也軌居

消上嘉納其言上每朝郎從官上書疏從才未嘗不用翻未嘗不

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

善帝從霸陵上班志霸陵縣屬京兆故並欲西馳下

峻阪中郎將袁盎騎並車攀轡並蒲浪翻擊與上曰攬同魯敢翻

文帝

將軍怯邪盜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師古曰言富人之子

則自愛也垂堂謂坐堂外邊恐墜也聖主不乘危不徼幸徼工堯翻今陛

下騁六飛馳下峻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

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與皇

后同席坐及坐郎署袁盎引卻慎夫人坐蘇林曰郎署上林中

直衛之署也如淳曰盎時為中郎將天子幸署豫設供張待之故得引卻慎夫人坐也坐徂臥翻慎姓也

古有慎到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

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

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

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為于偽翻陛下獨不

見人彘乎人彘事見上於是上乃說說讀曰悅召語慎夫

人語牛倨翻慎夫人賜益金五十斤賈誼說上曰管子

曰管子管仲之書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民不

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治直之翻下同古之人曰

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

而用之無度亡古無字通則物力必屈屈其勿翻盡也下大屈同古之

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者

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師古曰本農業也末工商也言人棄農業而務工商者甚

眾殘謂傷害天下也背蒲妹翻淫侈之俗日日以長長知南翻是天下之

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孟康

穉

通鑑卷十三 漢紀五 文帝

曰泛方勇翻覆也師古曰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

多靡讀曰天下財產何得不靡音厥漢之為漢幾

四十年矣幾居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

狼顧鄭氏曰民欲有時意若狼之顧望也李奇曰狼

性怯走喜還顧言民見天不用心亦恐也師古

曰李歲惡不入請賣爵子如淳曰賣爵級又賣子也

說見賣子也入粟得以拜爵故曰請爵富者有粟以既聞

微上之急至於請爵貧者無以自活至於賣子既聞

耳矣如淳曰聞於天子之耳安有為天下既聞

驚者陸危欲墜之意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李奇

之行氣不能常熟也或曰行禹湯被之矣被皮即不

道也師古曰穰豐也人羊翻幸有方二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

卒讀曰粹數十百萬之眾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

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衡讀罷夫羸老易子齧其

骨罷讀曰疲齧政治未畢通也治直遠方之能僭擬

者並舉而爭起矣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

者天下之大命也貯丁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

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

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歐與驅同使天下

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

人樂其所矣樂音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

也廩與凜同廩廩危懼之意師古曰言務耕農厚畜

積則天下富安何乃不為而常不足直廩廩若此

親耕

也竊為陛下惜之為于上感諛言春正月丁亥詔開

藉田上親耕以率天下之民應劭曰古者天子耕藉田千畝為天下先藉者

典籍之常也韋昭曰藉借也借民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臣瓚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為天下先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也藉謂蹈藉也師古曰國語云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號文公諫則藉非假借明矣瓚說三月有司請立是也陸德明經典釋文藉在亦翻

皇子為諸侯王詔先立趙幽王少子辟彊為河間王

師古曰辟彊言辟禦彊梁亦猶辟兵辟非耳辟必亦翻彊其良翻一說辟讀曰闢彊讀曰疆闢彊言開土地也賈誼書曰衛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衛侯曰辟彊行人還之曰啟彊辟彊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更其名曰燬其義兩說並通他皆倣此河間本屬趙國元年以幽王子遂為趙王至是又分河間以王遂之弟朱虛侯章為城陽王東牟侯興居為濟北王

代王參

代王參

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王五月詔曰古之治天

下朝有進善之旗應劭曰旌幡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欲有進者於

旗下誹謗之木服虔曰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也應劭曰橋梁邊版所以書政治之愆失

也至秦去之今乃復施也索隱曰尸子云堯立誹謗之木誹音非音沸韋昭曰慮政有闕失使書於木此堯時然也後代因以為飾今宮外橋頭四柱木是鄭玄注禮云一縱一橫為午謂以木貫表柱四出即今之華表崔浩以為木貫柱四出名桓陳楚俗桓聲近和又云和表則華又與和相訛也所以通

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詆言之罪師古曰高

除妖言令今猶有妖言罪則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是中間重設此條詆與妖同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免租

九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燕敬王

澤薨

謚法合善典法曰敬

資治通鑑卷第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十四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

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漢紀六

起闕逢困救盡重光協洽凡八年

太宗孝文皇帝中

前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

有食之 詔曰前遣列侯之國事見上卷上年或辭未行丞

丞相率列侯之國

通鑑卷十四 漢紀六

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為于十二月免丞偽翻

相勃造就國乙亥以太尉灌嬰為丞相罷太尉官屬

丞相漢承秦制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為三公今周勃自丞相罷就國灌嬰自太尉為丞相因罷太尉官蓋三公不必備之意且兵柄難以輕屬也夏四月城陽景王章薨法

由義而濟曰景者意大慮曰景布義行剛曰景初趙王敖獻美人於高祖

得幸有娠娠音及貫高事發見十二卷美人亦坐繫

河內美人母弟趙兼因辟陽侯審食其言呂后食其音異

呂后妬弗肯白美人已生子恚即自殺恚於避翻吏奉

其子請上上悔名之曰長令呂后母之而葬其母真

定後封長為淮南王見十二卷高祖十一年淮南王蚤失母常

附呂后故孝惠呂后時得無患而常心怨辟陽侯以

為不彊爭之於呂后使其母恨而死也及帝即位淮

南王自以最親時高祖諸子惟帝及長在故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法

驕蹇謂不順也數所角翻上常寬假之是歲入朝朝直遙翻從上入苑

園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王有材力能扛鼎扛音江舉

也乃往見辟陽侯自袖鐵椎椎辟陽侯令從者魏敬

到之從才用翻到古頂翻馳走闕下肉袒謝罪帝傷其志為親

故赦弗治為于偽翻治直之翻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

皆憚淮南王淮南王以此歸國益驕恣出入稱警蹕

稱制擬於天子袁盎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上不聽

不是

通鑑卷十四 漢紀六 文帝 七

為淮南王謀反廢張本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右賢王匈奴貴

王也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氏羌師古曰北地郡之北黃河之南即白羊王所居余謂其地在北河之南

所奪皆是地也蒙恬所收衛青侵盜上郡保塞蠻夷殺掠人民上幸

其泉蔡邕曰天子車駕所至臣民以為僥倖故曰幸見令長三老官屬親臨軒作樂賜以酒食泉葛

越中佩帶之屬民爵有級數或賜田租之半故因謂之幸也師古曰其泉宮在雲陽本秦林光宮括地志

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三十八里元和郡國志雲陽縣西北三十八里有車箱阪縈紆曲折財通單軌上阪

即平原宏敞其泉宮之地亦曰車盤嶺遣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擊右賢王發中尉材官屬

衛將軍軍長安此中尉所掌材官士也觀此益足以明二年罷衛將軍軍衛將軍之官本

不罷也右賢王走出塞上自其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見

故羣臣皆賜之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班志晉陽中都二縣皆屬

太原郡高帝十一年立帝為代王都晉陽如淳註曰文紀言都中都又帝復晉陽中都二歲似遷都於中

都也括地志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十三里宋白曰漢文帝為代王都中都故介休縣東南中都

城也史記諸侯年表高帝十年封子恒為代王都中都復方目翻留游太原十餘日

初大臣之誅諸呂也朱虛侯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盡以梁地王東牟侯

王于况翻及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事見上卷故絀其功絀

律翻下也及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之興居自以失職奪功頗怏怏聞帝幸太原以為天子且自擊胡遂

發兵反帝聞之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行兵行擊匈奴之兵

興居不終

也。以棘蒲侯柴武為大將軍，將四將軍十萬眾擊之。

祁侯繒賀為將軍，軍滎陽。應劭曰：棘蒲，即常山平棘縣。師古非之。余據靳歙傳。

則棘蒲趙地也。在安陽以東。宋白曰：棘蒲，春秋時晉邑。漢初為棘蒲，後改為平棘。蓋亦本應說也。班志祁縣屬太原郡。晉大夫賈辛，邑括地志并州祁縣城是也。柴武，繒賀皆高帝功臣。姓譜：柴姓，高柴之後。繒亦姓也。以國為氏。國語云：申繒。

安詔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城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王興居去來者赦之。

師古曰：雖始與興居共反，今棄之去而來降者亦赦之。貢父曰：高帝詔曰：與綰居去來歸者赦之。今此文當云與王興居居去來者赦之。蓋脫一居字也。余謂貢父說是。濟子禮，翻降戶江翻。

八月，濟北王興居兵敗自殺。初，南陽張釋之為騎郎。

秦置南陽郡，漢囚之郎屬郎中令，掌守門戶。出

充車騎郎，中有車騎戶三將。十車曰車郎，主騎曰騎郎，主戶衛曰戶郎，皆以中郎將主之。騎奇寄翻。

十一年，不得調。調，徒釣。翻。選也。欲免歸，袁盎知其賢而薦之為謁者。僕射，秩比千石，應劭曰：謁請也。白也。僕主也。漢官儀曰：僕射，秦官也。僕主也。古者主武事，每官必有主射者，以督課之。釋之從行，登虎圈。

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虎圈，養虎之所。在上林園。求尉武帝以後屬水衡都尉禽獸簿。謂簿錄禽獸之大數也。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蓋帝問之而不能對，故倉皇失措而左右視也。師古曰：視，其屬官盡不能對非也。虎圈

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

師古曰：能，謂材也。能本獸名，形似羆，足似鹿，為物堅中而強力。故人之有賢材者，皆謂之能。口對

響應無窮者。虎圈嗇夫，掌虎圈之吏也。悉，詳盡也。響，應聲者。如響應聲言其捷也。帝曰：

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漢紀六 文帝

張釋之

張釋之

張釋之

張釋之

張釋之

張釋之

張釋之

張釋之

張釋之

張釋之

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

言其才無足恃賴也援神契曰蠅多賴故不使超揚賴才

也孟子富歲子弟多賴朱子曰賴藉也

乃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

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

也

長知兩翻

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

班志東陽縣屬臨淮

郡上復曰長者

復扶又翻

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

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

捷給哉

晉灼曰喋音牒

且秦以任刀筆之吏

師古曰刀所以削書也古者用

簡牒故吏皆以刀筆自隨也楊子曰刀不利筆不銛說文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釋

名筆述也述也事而書之也爭以亟疾苛察相高

具而無實不聞其過陵遲至於土崩

師古曰陵丘陵也陵遲言如丘

陵之透遲稍卑下也又曰陵夷中央今陛下以嗇夫口

辨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為口辯而無其

實夫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

錯七故翻後以

義推帝曰善乃不拜嗇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

乘繩證翻徐

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

如淳曰質誠也

至宮上拜釋之

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

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

門不敬奏之

班表公車令屬衛尉漢官儀公車司馬令掌殿司馬門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

殿門公車司馬門者皆下不如令者罰金四兩程大昌曰通典衛尉公車令曰胡廣云諸門各陳屯夾道

其旁設兵以示威武交節立戟以薄太后聞之帝免

通鑑卷十四

漢紀六

文帝

五

漢家盡得若人雖削地可無議也

冠謝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

然後得人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中大夫掌論

其位在太中大夫之下諫大夫之上武帝太初元年

更名中大夫曰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太中大夫秩

比千石如故至後漢志有光祿大夫太中大夫中散

大夫諫議大夫胡廣曰光祿大夫本為中大夫武帝

元狩五年置為光祿大夫諫大夫世祖中興以為諫

議大夫又有太中中散大夫此四等於古皆為天子

之下大夫視卿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謂羣臣

列國之上卿

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間師古曰

京師北山今宜州石是斲絮以漆著其間也紵竹呂

翻康曰紵絲屬細者為紵陸璣草木疏曰

紵以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

種也荆揚之間一歲三收今官園種之歲再刈刈便

生剝之以錢若竹挾之表厚皮自脫但得其裏韌如

筋者謂之繳紵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縑口類翻斲

者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槨又

何戚焉錮音固冶銅鑄塞以為固也師古曰有可欲

謂多藏金玉而厚葬之人皆欲發取之也是

有間隙也無可欲謂不真器備而薄

葬人無欲攻掘取之者故無憂戚也

帝稱善是歲釋

之為廷尉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中渭橋在渭橋中

中索隱曰張晏臣贊之說皆非也案今渭橋有三所

一所在城西西北咸陽路曰西渭橋一所在城東北高

陵路曰東渭橋其中渭

橋在長安故城之北

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

乘繩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屬之欲

翻下同

釋之奏當此人

犯蹕當罰金崔浩曰奏當謂處其罪也索隱曰案百

官志云廷尉掌平刑罰奏當一應郡國

讞疑罪皆處當以報之也如淳曰蹕止

行人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

上怒曰此人

事始薄葬
導之力
不小

文帝

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

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

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

今已下廷尉下還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

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錯七唯陛下察之上

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

得言捕得也帝怒下廷尉治釋之按盜宗廟服御物

者為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乃盜先帝器吾屬

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索隱曰謂依律而

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共讀釋之免冠頓首謝曰

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為差如淳曰罪等俱

不若長陵土之逆仲馮曰此等今盜宗廟器而族之

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長陵高祖陵

欲指言故以取土喻之也師古陛下且何以加其法

乎帝乃白太后許之

四年冬十二月賴陰懿侯灌嬰薨春正月甲午以

御史大夫陽武張蒼為丞相班志陽武縣蒼好書博

聞尤邃律歷好呼上召河東守季布河東本韓魏

欲以為御史大夫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者應劭曰使

師古曰言因酒霑洽而使氣也近至留邸一月見罷

謂附近天子而為大臣近其斬翻

張蒼

師古曰既引見而罷令還郡也貢父曰見罷猶言見逐見棄耳非引見也季布因進曰臣

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

欺陛下者師古曰謂妄言其賢故云欺也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

人必有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

之毀而去臣譽音余去羌呂翻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闕

陛下之淺深也上默然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

特召君耳上議以賈誼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

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少詩照翻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

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以為長沙王太傅長沙王吳

差也漢制諸侯王國有太傅輔王疏與疎同絳侯周勃既就國每河東

守尉行縣至絳漢承秦制郡有守有尉守掌治其郡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行縣循行屬

縣也行下孟翻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被皮

義翻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上時掌翻下遐嫁翻廷尉

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師古曰置立也辭對獄之辭吏稍侵

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吏乃書牘背示之曰牘木簡也書

獄辭李奇曰牘吏所執簿卓昭曰牘版也索隱曰簿即牘也故魏志秦宓以簿擊頰則亦簡牘之類也

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韋昭曰尚

奉也不敢言娶也薄太后亦以為勃無反事帝朝太后太后

以冒絮提帝曰應劭曰冒絮用縲也如淳曰太后素怒遭得左右物提之也晉灼曰巴

蜀異物志謂頭上巾為冒絮師古曰冒覆也老人所以覆其頭提擊之也提徒計翻索隱音抵擲也絳

帝

侯始誅諸呂。詔皇帝璽。

詔烏版翻

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

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帝既見絳侯欲辭。乃謝曰

吏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絳侯

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作顧

成廟。服虔曰。顧成廟在長安城南。還顧見城。故名之。應劭曰。帝自為廟。制度卑狹。若顧望而成。猶文

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顧成也。如淳曰。身存而為廟。若周之顧命也。景帝廟號德陽武。帝廟號龍淵。昭帝

廟號。併。宣帝廟號樂遊。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

陽池。師古曰。以還顧見城於義。無取。又書本不作城。郭字應

說近之。五年春二月地震。初秦川半兩錢。高祖

嫌其重難用。更鑄莢錢。更工衡翻。下同。如淳曰。如榆莢也。莢音類。杜佑曰。莢錢如

榆莢。重一銖。半徑五分。文曰。於是物價騰踊。米至石

萬錢。夏四月。更造四銖錢。應劭曰。文帝以五分錢太

半兩。今民間半兩錢最輕小者是也。除盜鑄錢。令使民得自鑄。賈誼諫

曰。法使天下公得雇租。鑄銅錫為錢。師古曰。雇租。謂

其敢雜以鉛鐵為它巧者。其罪黜。然鑄錢之情。非殺

雜為巧。則不可得贏。師古曰。殺謂亂雜也。不得贏。謂

也。殺而殺之甚微。為利甚厚。師古曰。微謂精妙也。言

可覺。知而得利甚厚。故令人輕犯姦而不可止也。余

謂微細也。言姦民殺雜鉛鐵。其所費甚微。而得利甚

厚。也。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

執。師古曰。操持也。人人皆得鑄錢也。操。千高翻。各隱屏而鑄作。屏。必野翻。蔽也。言各

自隱蔽而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執不

止蘇林曰報論余據張湯傳有訊鞫論報嚴延年傳

者為斷決囚若今有司書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

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犇走者甚眾彭音夫縣法以

誘民縣讀曰懸師古使入陷阱孰多於此師古曰阱

獸也阱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應

才性翻曰時錢重四銖法錢百文當重一斤十六銖輕則以

錢足之若干枚令滿平也師古曰若干且設數之言

也干猶箇也謂當如此箇數也而胡廣或用重錢平

稱不受應劭曰用重錢則平稱有餘不能受也臣瓚

錢秦錢與莢錢皆當廢而故與四銖並行民以其見

廢故用輕錢則百加若干用重錢則雖一當一猶復

不受是以郡縣不同也師古曰依法錢不立師古曰依

古曰應說是也稱尺孕翻而壹之乎則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乎則

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

棄捐而采銅者日蕃勝音升鄉讀曰釋其耒耨冶鑛

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為多言民棄其農而冶銅炊

偽善人休而為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

詳奈何而忽怵先律翻又音黜誘也言動心於為姦

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

令禁鑄錢則錢必重師古曰令重則其利深盜鑄如

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

數潰銅使之然也。數所銅布於天下其為禍博矣故

不如收之賈山亦上書諫以為錢者亡用器也。亡與無通

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為之是

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操千高翻長知兩翻是時太

中大夫鄧通方寵幸上欲其富賜之蜀嚴道銅山使

鑄錢。班志嚴道屬蜀郡括地志雅州榮經縣北三里

有銅山即鄧通得賜銅山鑄錢者也唐榮經即漢嚴

道也吳王濞有豫章銅山。豫章秦郡郡地高招致天

下亡命者以鑄錢東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而國用

饒足。史言吳以疆富致叛於是吳鄧錢布天下初帝分代為

二國。事見上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是歲徙

代王武為淮陽王以太原王參為代王盡得故地。故地

六年冬十月桃李華。華讀如花淮南厲王長自作法令行

於其國逐漢所置吏請自置相二千石。王國自初至

吏二千石漢為置之餘得自置今帝曲意從之又擅

刑殺不辜及爵人至關內侯。關內侯爵第十九爵數

上書不遜順。數所帝重自切責之。師古曰乃令薄昭

與書風諭之引管蔡及代頃王濟北王興居以為傲

戒。周公誅管叔蔡叔代頃王高祖兄仲也謚法甄心

動懼曰頃敏以敬慎曰頃廢為侯事見十一卷高祖七年興居事見上三

年風讀曰諷頃音傾王不說說讀令大夫但士伍

開章等七十人

開姓也姓譜衛公子開方之後

與棘蒲侯柴武太子

竒謀以輦車四十乘反谷口

師古曰輦車古人輓行以載兵器也谷口在長

安北處多險阻班志谷口縣屬左馮翊括地志谷口故城在雍州醴泉縣東北四十里乘繩證翻

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有司治之使疏吏翻使使召淮

南王王至長安丞相張蒼典客馮敬行御史大夫事

與宗正廷尉奏長罪當棄市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

王徙處蜀郡嚴道邛郵邛郵置名師古曰邛行書之舍余據班志嚴道有邛來山

邛水所出蓋於其地置郵驛也杜佑曰邛州臨邛縣南有邛來山在雅州百丈縣嚴道今雅州宋白曰秦滅楚徙嚴王之族以實此地故曰嚴道勿

王于况翻處昌片翻邛渠容翻郵音尤盡誅所與

謀者載長以輜車令縣以次傳之傳直戀袁盎諫曰

上素驕淮南王弗為置嚴傳相為于偽翻以故致此

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卒讀

曰猝又音子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

耳今復之師古曰暫困苦之令淮南王果憤恚不食

死縣傳至雍班志雍縣屬扶風雍於川翻雍令發封以死聞輜車有封

前此所經縣傳莫敢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不聽公

言卒亡淮南王卒子今為奈何盎曰獨斬丞相御史

以謝天下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考諸縣傳送淮

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

置守冢三十戶匈奴單于遺漢書曰前時皇帝言

袁盎不終

處置失宜
一至於此

和親事稱書意合歡遺于季翻下同師古曰稱副也言與所遺書意相副而共結歡

親稱尺證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翻下同

盧侯難支等計索隱曰難支匈奴將名也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

約離兄弟之親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

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强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定

之氏音支降樓蘭烏孫呼揭樓蘭國在西域之東垂後曰鄯善自武帝開河

西之後地最近漢當白龍堆之道烏孫國治赤谷城師古曰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之胡人青眼

赤須狀類獼猴是其種也史記正義呼揭國在瓜州西北余據班史匈奴北服丁零呼揭之國宣帝時匈奴乖亂其西方呼揭王自立為呼揭單于西域傳呼

揭不在三十六國之數而烏孫國東與匈奴接則呼揭蓋在烏孫之東匈奴西北也師古及其旁二十六

國皆已為匈奴諸引弓之民釋名曰弓穹也張之穹穹然也并為一

家北州以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

安邊民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其近

翻帝報書曰單于欲除前事復故約朕甚嘉之此古

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

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倍蒲妹翻然右賢王事已

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

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音稽

雞粥音育號曰老上單于老上單于初立帝復遣宗室女

翁主為單于閼氏復扶又翻閼氏音煙支使宦者燕人中行說

有體

可為遣使者戒

傳翁主

中行姓說名中行本出荀氏晉荀林父說不將中行因以為氏行戶江翻說讀曰悅

欲行漢強使之

強其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言為漢患者必

我也史倒其文因當時語

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

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

繒帛也絮綿也中行說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者以衣食異無

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

師古曰言漢費物十分之二其得漢則匈奴之眾將盡歸於漢矣

其得漢

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

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去丘呂翻棄也以示不如湏酪之便

美也

湏竹用翻又都奉翻乳汁也酪盧各翻以乳為之

於是說教單于左右

疏記以計課其人眾畜牧其遺漢書牘及印封皆令

長大倨傲其辭遺于季于翻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

大單于漢使或訾咲匈奴俗無禮義者

訾將此中行說輒窮漢使曰匈奴約束徑易行君臣簡可久

易以鼓翻一國之政猶一體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

種章勇翻今

中國雖云有禮義及親屬益疎則相殺奪以至易姓

皆從此類也嗟土室之人匈奴之人逐水草居廬帳非如中國有室屋故謂中國人為土室之人師顧無多辭喋喋佔佔師古曰顧

古曰嗟者歎愍之言顧無多辭喋喋佔佔師古曰顧

當思念無為喋喋佔佔昌占翻顧漢所輸匈奴

繒絮米粟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

師古曰顧念也中猶滿也量中

喋利口也佔佔衣裳貌也言漢人且

顧漢所輸匈奴

當思念無為喋喋佔佔昌占翻

顧漢所輸匈奴

繒絮米粟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

師古曰顧念也中猶滿也量中

者滿其數也何以言為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

惡則候秋熟以騎馳蹂而稼穡耳師古曰苦猶麤也

昭曰苦音靡蓋之蓋蹂人九翻梁太傅賈誼誼自長沙徵為上疏

曰臣竊惟今之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

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

舉背蒲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

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

也治直吏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厝千故

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陛下何不

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孰古熟因陳治安之策試詳

擇焉使為治勞志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為可也

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師古曰軌道言遵兵革

不動匈奴賓服百姓素朴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

之美垂於無窮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

漢亡極亡古無立經陳紀為萬世法雖有愚幼不肖

之嗣猶得蒙業而安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

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鄭

曰今建立國泰大其執固必相疑也臣贊曰樹國於

險固諸侯疆大則必與天子有相疑之執也師古曰

鄭說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如淳曰爽忒甚非所

以安上而令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

疏中所云
似尚未盡
時事

主意

鄉而擊。親弟謂淮南厲王長謀反親兄之子謂齊悼惠王子濟北王與居欲西擊榮陽鄉讀曰嚮

今吳又見告矣。如淳曰時吳王濞不循漢法有告之者天子春秋鼎盛。

應劭曰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孟翻猶尚如是。况莫

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師古莫大謂無有大於其國者言最大也十此謂十

倍於此余謂誼之大意蓋謂淮南濟北當文帝之時尚敢以一國為變使諸侯相合襲是跡而動則其權

力十倍於此。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

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

抵皆冠。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略也冠古玩翻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

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

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

中必蕞。操刀必割。孟康曰蕞音衛日中盛者必暴蕞也臣瓚曰太公曰日中不蕞是謂

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言當及時也師古曰蕞謂暴曬之也今令此道順而全安

甚易。易以不肯蚤為。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應劭曰抗其頭而剄之也師古曰墮毀也抗

舉也到割頸也墮許規翻到工頂翻豈有異秦之

季世虐。虐古乎字其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而勝之矣。

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徵證驗也

其勢盡。又復然。殃眚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

能以安。處昌呂翻後世將如之何。臣竊跡前事。師古曰尋前事之蹤

跡。大抵疆者先反。長沙乃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

完。勢疏而最忠。漢初功臣封王者獨長沙王吳芮傳國至文帝時非獨性異

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

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

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

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

鄴等。菹醢魚翻。菹也。醢也。醢呼改翻。肉醬也。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

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師古曰：使以義使之。遵禮義也。少詩：召翻。

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

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

天子。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使悼惠王幽

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分扶問翻。地盡而

止。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

子孫生者。舉使君之。也。須待也。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

亡所利焉。亡古無字。通下同。誠以定治而已。如此則臥赤子

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服虔曰：言天下

安。雖赤子遺腹在位。猶不危也。應劭曰：植遺腹。朝委裘。皆未有所知也。孟康曰：委裘。若容衣。天子未坐事

先帝。裘衣也。植音直。朝直遙翻。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師古曰：稱其聖明。陛下

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瘡。如淳曰：腫足曰瘡。師古曰：瘡。瘡師古曰：瘡。瘡師古曰：瘡。

瘡上一脛之大幾如要。也。直而長似物莖也。幾居依勇翻。一脛之大幾如要。也。直而長似物莖也。幾居依勇翻。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伸。一二指搐。身

慮無聊。師古曰：搐謂動而痛也。聊賴也。搐丑六翻。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師古

曰鋼疾堅師古曰扁鵲良醫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也為治也已語終

辭病非徒瘡也又苦蹶蹶師古曰蹶古蹶字之石翻

也蹶反戾不可行也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

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

子也楚元王交高帝之弟其子於文帝為從弟齊悼

從才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偏

天子師古曰廣立藩屏則天下安臣故曰非徒病瘡

也又苦蹶蹶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懸

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而漢

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師古曰

也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師古曰顛倒

解救豈謂國有師古曰顛倒可為流涕者此也今不獵猛敵而獵

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德可

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勝可為流涕者此也今

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且帝之身

自衣阜綈綈徒奚翻厚繒也衣而富民牆屋被文繡

被皮師古曰緣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以緣其履師古曰緣

庶賤者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

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

通鑑卷十四 漢紀六 文帝

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
 姦邪不可得也。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
 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
 子壯，則出分。分扶問翻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鋤，慮有
 德色。師古曰：耰，摩田器。言以耰及鋤借與其父而容色自矜以為恩德也。耰音憂。母取箕
 箒，立而諍語。服虔曰：諍猶罵也。張晏曰：諍音碎。抱哺其子，與公
 併侷。師古曰：哺，飢也。言婦抱其子而哺之，乃與婦姑其舅併侷無禮之甚也。哺音步。併步鼎翻。婦姑
 不相說。說讀曰悅。則反脣而相稽。應劭曰：稽計也。相與計校也。稽工奚翻。其
 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師古曰：惟存慈愛其於禽獸也。無幾言不多也。幾居豈翻。仲馮曰：誼謂秦人不知孝義，但知愛子貪利而已。此其去禽獸無幾也。耆古嗜字通用。今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棄禮義，捐廉耻，
 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
師古曰：言其所追赴惟計利與不耳。念慮之中非顧所行之善惡。貢父曰：慮大率也不讀曰否。今其
 甚者殺父兄矣。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
 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師古曰：恬安也。
徒兼翻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師古曰：適當也。謂事理當然也。
 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鄉讀曰嚮。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師古曰：刀所篋音古。類翻。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
 下惜之。為于偽翻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

通鑑卷十四 漢紀六 文帝

父子六親各得其宜。

賢曰六親謂父子兄弟夫婦也。

此業壹定。世世

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

師古曰執持而順行之。

若夫經制不定。

是猶度江河。亡維楫。

師古曰維所以繫船楫所以刺船也。詩曰緝緝維之。楫音集。又

音接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

殷周為天子皆數十世。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

甚相遠也。遠于萬翻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

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師古曰乃始也。固舉

以禮。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齊讀曰齋。見戶電翻。過闕則下。

過廟則趨。故自為赤子。仲馮曰嬰兒體色赤故曰赤子。而教固已行

矣。孩提有識。師古曰孩小兒也。提謂提斷之。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

以道習之。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少師逐去邪人。不

使見惡行。去羌呂翻。行下孟翻。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

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處昌呂翻。故

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

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

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

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

自然。師古曰貫亦習也。工宦翻。下積貫同。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師古曰每

被切。嗟故無大過。可愧耻之事。長知兩翻。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夫三代

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

然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劓，魚器翻。割鼻也。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

射而亦翻。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

若艾草菅然。艾與刈同。師古曰：菅，茅也。音姦。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

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道讀曰導。鄙諺曰：前車覆後

車誠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師古曰：亟，急也。車跡

轍曰：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天下之命懸於太子。

懸讀曰：懸。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師古曰：諭，曉告也。與猶及

也。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易以鼓翻。開於道術

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

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

數譯而不能相通。譯傳言也。夷狄與中國言語不同，故欲通夷狄之言者，譯之。周禮象

胥是也。長知兩翻。有雖死而不相為者。蘇林曰：言其人不則能易事相為處。則

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

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

慶兆，民賴之。師古曰：周書呂刑之辭也。一人，天。此時

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

將然之前。師古曰：將然謂欲有其事。而灋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

灋之所為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易以鼓翻。若夫

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

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

微眇師古曰眇細小也使民日遷善遠臯而不自知也遠于願翻

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

也言使吾聽訟與眾人齊等然能先以德義化之使無訟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

取舍師古曰取所擇用也舍所棄置也舍讀曰捨下同取舍之極定於內而

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師古曰極中也萌始生也秦王之欲尊宗廟

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

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治直之翻此亡他

故矣亡古無字通下同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

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

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

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此天

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灋令刑罰幾及身居

依翻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

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

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灋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

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胡何也人主之尊譬如

堂羣臣如陛眾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

遠于願翻下同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

師古曰級等也廉側隅也陵乘也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

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

吏。師古曰官師一官之長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

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

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乎？近

斬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

劓之，臯不及大夫。杜佑曰：刑不上大夫者，古之大夫

淫亂男女無別者，則曰帷薄不脩，罔上不忠者，則曰

臣節未著，罷軟不勝任者，則曰下官不職，于國之紀

則曰行事不請，此五刑之域者，云云。如後諺所云：以

然正以呼之，其在五刑之域者，云云。如後諺所云：以

其離主上不遠也。離力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蹇其芻

者有罰。齒謂審其齒歲也。蹇，蹋也。芻，馬所食草。記曲

禮以足蹇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蹇，于六

翻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

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

也。師古曰：天子呼諸侯長者同姓，則曰伯父，異姓則曰伯舅，伯長也。而令與眾庶同

黥劓髡髮，刑笞僇棄市之灋。髡，苦昆翻，刑音月，斷足也。笞，丑之翻，僇音罵，毛晃曰

戮辱也。然則堂不無陛，虜被戮辱者不泰迫虜。師古曰：迫，天子

之心。虜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灋者。如淳曰：決

樂殺二世於望夷宮，本由秦制無忌上之風。投鼠而

不思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

通鑑卷一百四 漢紀六 文帝

大臣安得不毀

以苴履師古曰苴者履中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

改容而禮貌之矣師古曰禮貌謂加吏民嘗俯伏以

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

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師古曰縲謂

也縲先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師古曰司寇主刑罰之

徒輸作于官者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彭音殆非所以令

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

以加此也蘇林曰知有非所以尊尊貴貴之化也古

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師

曰簠簋所以盛飯也方曰簠圓曰簋埋唯曰龜有靈

德伏匿而噎善潛而不志於養故古者簠簋皆為龜

形於其上而大臣以貪墨坐廢者曰簠簋不飾賈公

彥曰簠內圓外方簋內方外圓皆受斗二升簠音甫

又音扶坐汗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汗穢曰帷薄

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師古

廢於事也軟弱也罷讀故貴大臣定有其擧矣猶未

斥然正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

大何之域者師古曰譴責也何聞譴何則白冠鄭氏曰以毛

鄭氏曰以毛作盤水加劔造請室而請擧耳應劭曰

室今在前先驅此官有別獄也如淳曰水性平若已

有正罪君以平法治之也加劔當以自劓也或不

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擧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

人頸鑿而加也

師古曰中鼻非大非小也弛廢也自廢而死蘇林曰不戾其頸而親加刀

鋸弛式爾翻鑿古戾字音盧計翻

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

而自裁

師古曰裁謂自刑殺也

上不使人摔抑而刑之也

師古曰摔

持頭髮也抑按

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

服虔曰子者男子美號

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

師古曰憙讀曰喜許吏翻喜好

也

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

師古曰嬰加也矜尚也行下孟翻下同

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

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皆顧行而忘

利守節而伏羲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

孤

言臣下矜尚節行故可託以權柄不須復加制御應劭曰六尺之孤未能自立者也

此厲廉

耻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

師古曰喪失也言如此則於主上無

所失喪

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

此謂以禮義廉耻遇其臣彼謂戮辱

貴臣言不為此而反久行彼也

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誼以絳侯

前逮繫獄卒無事

卒子恤翻

故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

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

漢人相傳以大臣不

對理陳寃為故事多有聞命而引決者然諸獄受刑者亦多有之史特大槩言之耳

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

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

乃得稱太夫人子不為列侯不得稱也

夫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無

得擅徵捕

夏四月赦天下六月癸酉未央宮東闕

罌愚災

如淳曰東闕與其兩旁罌皆災也晉灼曰東闕之罌愚獨災也師古曰罌愚謂連闕曲

閣也。以覆重刻垣墉處。其形梁愚然。一曰屏也。崔豹古今注曰。梁愚。屏也。又云。梁者。復也。愚者。思也。臣朝君至。屏外復思。所奏之事。於其下。孔穎達曰。屏謂之樹。今浮思也。釋宮文。漢時謂屏為浮思。解者以屏為天子外屏。人臣至。屏俯伏。思念其事。按匠人城隅。謂角浮思也。漢時東闕。浮思災。以此諸文參之。則浮思小樓也。故城隅闕上。皆有之。然則屏上亦為屋。以覆屏。謂織絲之文。輕疎。虛浮之貌。蓋宮殿門闕。有此物也。余謂蘇鶚之說。有見於唐禁中之梁。愚。唐太和。其露之變。宦者奉乘輿。決梁。愚。北出。民有歌淮南王者。者也。此梁。愚。當以舊註為正。

帝聞而病之。臣贊曰。一尺布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可春。而共食。况以天下之廣。而兄弟不相容乎。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春。兄弟二人不相容。

劉安

八年夏。封淮南厲王子安等四人為列侯。淮南厲王長子安。封

阜陵侯。勃。封安陽侯。賜賈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淮南王之悖逆無道。悖。蕭。內。翻。天下孰不知其罪。

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當。丁。浪。翻。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師古曰。師古。浪。翻。

若尊王其子。則是淮南王無罪。漢枉殺之也。此人少壯。師古曰。少壯。猶言。稍長大。少。詩。沼。翻。

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叔父也。偽。為。干。翻。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主。發忿快志。刻手以

衝仇人之匈。固為俱靡而已。白公勝。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建得罪於平王。出奔而死於鄭。勝又奔吳。子胥以吳師入郢。勝蓋預焉。是讎其大父也。及其還楚。殺子西。子期。是讎其叔父也。刻。式。冉。翻。利也。靡。武。彼。翻。師古曰。言與讎人俱斃。康曰。武。皮。切。碎也。淮南雖小。黥

詐為民謠。可勿聽而誚言亦微過。

布嘗用之矣。

事見十二年高祖十一年

漢存特幸耳。

師古曰言漢之勝布得存

此直天

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

師古曰言假四

子以資權

予之衆積之財。

予讀曰與

此非有子胥白公報

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剽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

剽諸

為闔閭刺殺王僚荆軻事見七卷始皇二十年兩柱之間南面鄉明人君聽政正坐之處刺音專

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

應劭曰周書云無為虎傳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

願

陛下少留計。

少詩招翻

上弗聽。

有長星出于東方。

文穎曰字

彗長三星其占略同然其形象少異字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字字也彗星光芒參參如掃彗長星有

一直指或竟天或三丈二丈無常也大法彗字星多為除舊布新長星多為兵革事

九年春大旱

十年冬上行幸其泉

將軍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

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

引分猶言引決也

昭不

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

臣光曰李德裕以為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

丁斷

亂翻於義則未安也秦康送晉文與如存之感

詩小

序曰秦康公之母曹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

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况太后尚存唯一第薄

昭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臣愚以為法

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疎如一無所不行

則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夫薄昭雖素稱長者

文帝不爲置賢師傅。而用之典兵。驕而犯上。至於殺漢使者。非有恃而然乎。若又從而赦之。則與成哀之世何異哉。魏文帝嘗稱漢文帝之美。而不取其殺薄昭曰。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旣觸罪法。又不得不害。譏文帝之始不防閑昭也。斯言得之矣。然則欲慰母心者。將慎之於始乎。

資治通鑑卷第十四

